■图片故事

修脚师李金明的故事

□史占清 文/图

说起李金明，城南的老百姓几乎没有不认识的。您要问打哪儿认识的？一来无外乎就是报纸上，因为他是劳模，这些年来他的事迹大大小小的报纸没少刊登；二来他是胡同串子，经常蹬着小三轮车拉着上了岁数的老人到虎坊路浴池洗澡。

那些老人中有半身不遂的、有腿脚不利落的，就盼着个把月能洗一次澡。那时候街坊邻居都替李金明这小子捏着一把汗，做好事善事谁都支持，可这要是把老人摔了，你担得起这么大的责任吗？

可李金明就凭着一颗对老人的善心，靠着一辆小三轮车义务接送老人到浴池洗澡。十几年来共为60多位老人提供上门接送洗澡服务，累计达6000多人次。接送时间最长的老人达16年，年纪最大的96岁，城南的老百姓提起李金明和他的学雷锋贴心人便民

服务队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。

其实，李金明原先就是虎坊路浴池的一名普通员工，说白了就是天天在澡堂子里给顾客找床位、挂衣裳、递毛巾、沏茶倒水的服务员。要说有点技术含量，那就是给顾客搓澡。那活儿，给谁谁也不爱干，搁谁谁也别唱高调，一天到晚累个贼死，还挣不了俩钱。最关键的是，老百姓都住进了楼房，北京这大澡堂子还能开多久，这可是个叫人担心的事。万一澡堂子没了、职工下岗了，咱一家老小吃谁喝谁去呀。要说李金明从那会儿就多了个心眼儿，不能老做万金油,还得学技术，有句老话说了，“一招鲜吃遍天”，这心眼儿还真就让他留对了！

30年前，李金明从一份资料中看到，60岁以上的老人80%以上都会患上不同程度的脚病，他就有了一个梦想，跟着师傅学修脚技术，一来为更多的顾客患者解除脚病的痛苦，二来凭技术吃饭，自己有了铁饭碗，一家老小也饿不着。

主意拿定，他一边继续学雷锋做善事，一边跟着师傅学修脚。他刻苦钻研修脚技术，阅读了大量关于脚病的医学书籍，起早贪黑为患有脚病的顾客服务，在为脚病患者解除病痛的实践中不断提高技艺。

可巧了，修脚的技术成熟了，就赶上了浴池改制，淘汰了大澡堂子，组建了清华池脚病治疗中心。从此，李金明穿上了白大褂，开始了自己圆梦修脚技师之路。

寒来暑往，李金明每天捧着患者的一双双脚，手中熟练地操作着大小不同的修脚刀，或削脚垫、或挖鸡眼、或治甲沟炎……不少患者经过他的精心治疗，开始了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”的生活。如今，他不仅成为一名技艺精湛的修脚技师，还被群众称为信得过的脚病治疗专家。

他先后获得全国“五一”劳动奖章、全国志愿者助残先进个人及北京市十大志愿者等荣誉称号，曾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。他发自内心地感谢党组织的培养，感谢顾客对他的信任，圆了他的修脚技师梦。

■独家连载

■三线军工建设尘封记忆 工会网上工作通俗演义 ■劳动模范家国情怀 网络社会世相百态

造化为工（小说）

□关明

禅林寺参禅悟道 坚定谷救难冲锋（下）

暴雨大约持续了一个时辰后开始转小，然后时大时小的，一直到天亮才停。天亮后，胡瞻尔出门一看，门外碧空如洗，山中草木青翠，空气清新，他却连喊糟糕——门前的路本来就没有修好，这一夜雨过后，更是被冲得不成样子。胡瞻尔的汽车开出门去没有十几米，就陷在了烂泥里面。他有些不快，抱怨韩金辉：“这路，你们怎么修的，好好的景区，弄成这样。整条沟都包给你了，工程做成这样，莫非自己还要吃自己的回扣不成？”

这时却见山路上智通与马烈竹杖芒鞋，结伴而来，见几人狼狈相，不觉一笑。智通把竹杖递与胡瞻尔，说：“借此杖助，前行不过十里，到达沟口那株坚强柏处，向前便是坦途。”

一行人走到一个山坳处，道路被山洪拦腰冲断，此时仍浊水奔涌，四下望去，竟无路可通，亦无路可绕。

这时，胡瞻尔的电话响了，市政府办公厅通知他，昨天的一夜暴雨，全市多处受灾。今天商品良市长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抗洪救灾，要求他必须参加。胡瞻尔连声叫苦，他知道私自外出是违反纪律的，特别是工作时间陪同客人旅游更是错上加错，只是昨天一高兴把这茬儿给忘了。想到这里，他情急之下，对着电话里说：“就说我突发急病，住进医院了！”

话音刚落，只听得轰隆一声，几块山石雨后松动，从坡上翻滚而下，胡瞻尔躲闪不及，被其中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砸在身上，当时倒地。韩金辉他们几人七手八脚将他扶起时，只见他已然无法站立行走，可见伤得不轻。

马烈长叹一声，“可见诳语说不得，这下，恐怕不住院也得住院了……”

胡瞻尔当时痛得呲牙咧嘴，说不出话来。电话那头，市政府也得知了真实情况，赶忙联系市人民医院，准备好了手术室待命。但是怎么把他接下来成了最大的问题。山路被洪水冲断，救护车开不上来，他又腿部受伤，自己走不下去。

这时，马烈在旁边说了一句：“洒家我倒是有个主意，不知行不行得通。”

胡瞻尔吸着凉气，咬牙道：“你倒是快说啊！”

马烈说：“我听说这沟里的红光厂，正在研制一款大杀器，名字叫个甚么全地形突击车，据说翻山涉水无所不能、杀人放火无所不备，如果能借一下来用，也算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……”

胡瞻尔道：“真是急糊涂了，怎么把眼皮底下的他们给忘了，马上打电话给范致格！”

大约二十分钟后，远处的山路上一辆庞然大车疾驰而来，行至眼前的山洪断路处，一头冲了进去，靠车后喷水装置推进，涉水而来。只听得发动机一声怒吼，那车几乎是像猛虎跳涧一般冲到了他们面前，炮口正指胡瞻尔的脑袋。

几人七手八脚把胡瞻尔抬进车里，车辆在狭窄的山路上原地转了个180度的弯，掉头涉水而去。刚才山上掉落的石头横在路中，被那车轻易碾作粉碎。不一会，就把胡瞻尔送到了已在沟口坚强柏下守候的救护车上，救护车一路警报向城里驶去。

在路上，宣扬和魏建华对车里颠得“上蹿下跳”的胡瞻尔说：“这，就是好几次险些死在你手里的苍狼。现在你坐的位置，大致上相当于狼心的部位。”

胡瞻尔痛苦地皱着眉说：“狼心也是肉长的，救命之恩，没齿难忘！”

（连载36）

烫头趣事

□马海霞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堂姐悄悄去城里理发店烫了个头，天擦黑才裹着头巾溜回家。没成想还是被二大爷发现，满屋找剪刀要给堂姐剪成秃子。吓得堂姐跑到奶奶屋里，用热水洗，用刮虱子的篦子梳，还是卷如故。

第二天一早，堂姐将满头卷儿编成麻花辫，刘海用小卡子卡住。奶奶替她在二大爷耳边说了半天好话，大意是，她知道错了，昨晚忙活了一宿，卷儿都梳直了。这才安抚下二大爷那把带怒气的剪刀。

那个年代，女孩烫发和男孩穿喇叭裤花衬衣都属于“不学好”，一旦发现，烫发和喇叭裤都逃不过父亲那把剪刀。

我六岁那年，姑姑用筷子置于炉火上烧热，再将头发扯起一缕缠绕在烧热的筷子上，停留几秒钟，抽掉筷子，直发便烫卷了。我小时候是短发，姑姑用筷子卷头发也费了半日工夫。烫完后，姑姑看了又看，对自己的杰作非常满意。

晚上回家时，我有些害怕了，害怕父亲的剪刀。姑姑说，莫怕，这个是一次性的，第二天起床就全变直了。

我一路忐忑走回家，父亲瞥见我顶着满头卷儿,黑脸问母亲：“咱家的剪刀呢？”我吓得“哇”一声便哭了。打那以后,姑姑再也没有给我烫过头,她怕挨父亲骂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上小学。那时叔叔已是村办企业的厂长，他走南闯北，是村里最有见识的人。那年暑假，叔叔刚从上海出差回来，要带着我和表姐去烫头。父亲当然不同意，但叔叔是家族里混得最出息的人物，父亲也得给他三分面子。叔叔告诉父亲，烫头钱他出，大城市的女娃都烫头，暑假烫了，等开学时再去理发店给弄直了。父亲听叔叔这样说，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化成了嘴边一声哀叹。

没想到，理发店那天停电。叔叔比我们还懊恼，回到村里逢人便说：“想给两个孩子烫头，却因停电没烫成。”虽然烫头的事情泡汤了，但这事儿却很快传遍了全村。说来奇怪，后来，村里再有女孩烫头，再没听说过被剪成秃子的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女孩结婚,提前一月烫头，结婚前三天再去理发店定型,是必然的流程。记得堂姐结婚前,正值秋收,堂姐忙着干农活,耽误了烫头。二大爷黑下脸骂:“啥时候了,也不烫头,临上轿现扎耳朵眼吗？”

渐渐地，烫头也不是啥新奇的事了，连老太太过年时也要烫头时髦一把呢。

堂姐最近几年忙儿忙女，都顾不上捯饬自己了。那日回娘家，二大爷劝她：“去烫个头，染个色，打扮一下，别整天灰头土脸的让人家瞧不起。”

堂姐回：“不是您当年要剪我头发那会儿了？”

二大爷说：“我那是做做样子，不吓唬一下你，让街坊四邻笑话我没规矩。”

嘿，看来叔叔当年就是摸准了二大爷这类人的脉，才故意挑个城里停电的日子带我和表姐去烫头，做给村里人看的。叔叔在烫头这事上，功劳不小呀。

本专栏持续征稿
欢迎您踊跃投稿
投稿邮箱:ldwbgh@126.com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